

上官雲飛 著



血劍



ISBN 7-5317-0706-3

I·699 定价：(全四册)19.90元

血 劍 薔 薇

上官雲飛

(一)

北方文藝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风流倜傥的武林新秀李志中，在九嶷山远远望见一少女，骑青马，着玄衣，举手连斩祁连派四人，然后策马飞驰而去。少女的武功之高强，身姿之优美，令李志中昼夜难眠，寝食不安，跌入了迷惘的情网之中，不能自拔。

遗憾的是，他既不知那少女的姓名门派，又没有看清那少女的容貌，茫茫江湖，何处寻找？苍天不负有情人，李志中终于和这名少女成了眷属。奇异的是节外有枝，李志中在寻找玄衣少女的过程中，又结识了另外两名天姿国色的姑娘，两名姑娘也双双投入了他的怀抱，献出了她们最真诚最宝贵的爱情。

该书融言情与武侠于一炉，惊人以离奇情节，动人以至爱纯情，全书故事精彩，打斗奇警，读来惊心动魄，韵味无穷，实为新派武侠小说中的一枝奇葩。

—

银河倒转，紫电斜鞭，狂飚乱卷。

沉重漆黑的夜。

大雨滂沱的夜。

一声震天霹雳击下，电光耀目疾闪，蔷薇坟前竟孤独地宁立着一个体态绝美的玄衫少女！

短暂的电光闪后，是一片短暂的沉默，跟着第二声霹雳击下，第二道电光闪起，玄衫女子的动人娇躯竟一阵剧烈颤抖，银牙微咬，莲步轻移，往那代表神秘灵奇的蔷薇坟前，走近两步，两只手掌，渐往胸前合十。

这时，风声转弱，雨势渐收。但蔷薇坟后的沉沉暗影之中，却发出一个苍凉低沉的声音道：“来人止步，你有两项规定不合，不准到蔷薇坟前瞻拜诉愿！”

玄衫女子闻言，猛然却步凝立，两道炯炯眼神，透过面纱，注视蔷薇坟后的沉沉暗影。

暗影中的苍凉声音又道：“第一，你似乎未带蔷薇鲜花在坟前供献……”

玄衫女子的娇躯又是一震，暗舒左掌，瞥眼偷窥，她掌中握着的一朵蔷薇残花，花瓣均已散乱零落，并枯萎得成了紫黑之色。

苍凉声是从坟后发出，继续道：“第二，凡属来这蔷薇坟前诉愿之人必需是至爱纯情、成双成对的武林儿女。你独身来此……”

话音未了，一连声的悲凄苦笑，突然发自宁立蔷薇坟前

的玄衫女子口中，宛如空山鹃泣，巫峡猿啼，令人闻之心酸。

暗影中的苍凉声音讶然问道：“你如此苦笑，究竟是何用意？”

玄衫女子突然自面纱之内，垂落两行泪珠，但立即藉着整理鬓间乱发，暗暗拭去，反向蔷薇坟后的暗影之人，冷冷地问道：“你能不能代表这座蔷薇坟，与我答话？”

暗影之中的苍凉声音“咦”了一声道：“我是‘蔷薇使者’，守护蔷薇坟，掌管‘蔷薇诉愿’，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怎能代表蔷薇坟与你答话？”

玄衫女子银牙微挫，低低“哼”了一声说道：“三年以前，我与心上人不辞千里，历尽艰苦地远上岷山，越回头峰，度扪心壑，穿金玉谷，来到这蔷薇坟前，恭献了两朵蔷薇鲜花，同声低诵碑文，祈求神奇愿力，使我们之间排除万难，得谐永好……”

暗影中的苍凉声音，听到此处，插口说道：“蔷薇使者，共有三人，每三年轮值一次；你上次来时，应在第二使者的值勤期间，我是第三蔷薇使者……”

玄衫女子不等对方话毕，又复说道：“谁知蔷薇坟的神奇愿力，徒具虚名。我们未曾来此之前，彼此倒还誓海盟山，两心如一。但来此祈求愿力以后，心上人变作负心人，居然盟誓成虚，移情别恋，使我月缺花残，碎心铸恨！”

暗影中的苍凉声音有些不信地问道：“你所说可是实情？什么月缺花残……”

玄衫女子又是一阵凄声厉笑，伸手把自己脸上所覆面纱，一揭而起。

此时风雨已停，彤云尽散，星月微光之下，只见这玄衫女子的年龄约莫二十三，右半边面颊，如花似玉，娇艳绝伦，但左半边面颊，却满布紫黑疤痕，丑如鬼怪。

玄衫女子重又覆落面纱，幽幽长叹一声，咬牙说道：“自称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蔷薇使者，我要向你请教。我被当年同在这蔷薇坟前献花诉愿之人，害成如此光景？是不是月缺花残？是不是碎心铸恨？所以今夜在疾雷闪电、狂风暴雨之下，重来蔷薇坟前，就是要毁却这座蠢无灵的妖坟，免得害煞多少跋涉万水千山来此献花诉愿的武林痴情儿女！”

话完，她双掌当胸，合十一拜，一股奇强无比的劲气罡风，便照准蔷薇坟头，疾卷而出。

玄衫女子内家真力所化的劲气狂飚，刚刚出手，蔷薇坟后，也复吹来一阵微风。这阵微风虽然平淡无奇，却似隐蕴着一种极其祥和的无比威力，未使玄衫女子感受丝毫震荡，便将她所发出的凌厉劲气狂飚，轻轻化去。

玄衫女子是当今武林八大门派之中的一流好手，生平纵横江湖，还未见过如此神奇武学。蔷薇坟后沉沉暗影中的蔷薇使者，也诧然道：“蔷薇愿力，不会无灵，蔷薇坟岂容轻毁？你方才所用‘般禅掌’已达九成火候，莫非是‘罗浮派’掌门人‘冰心神尼’的俗家师妹‘凌波玉女’曾子英么？”

玄衫女子被蔷薇使者一言道破身份，不由颇为钦服对方眼力之强，知识之广。她银牙微咬，恨恨说道：“曾子英痴情铸恨，落到这般光景，不仅本身蒙垢，连罗浮派均觉贻羞，你还吹嘘什么蔷薇愿力？”

话音了处，伤心怒火又腾，再度凝气调息，看定蔷薇坟头，要举掌全力击出。

蔷薇使者见状，在暗影中沉声道：“曾子英，你切莫恃技骄狂，自寻无趣；等我问完话，倘若蔷薇愿力真个无灵，这座蔷薇坟，由我召集三位蔷薇使者，自行毁去就是！”

曾子英自蔷薇使者以一阵祥和微风，在无形中化去自己傲视江湖的般禅掌力一事之上，早看出对方武学神奇，高到不可思议的地步。闻言遂收掌不发，扬声答道：“你要问便问，曾子英知无不言，言无不实。”

蔷薇使者问道：“三年前你与何人同到这蔷薇坟前，献花诉愿？”

曾子英略一迟疑，低声答道：“上官逸。”

蔷薇使者詫然说道：“上官逸是点苍三剑之一，当代武林八大门派之中，互有嫌隙，‘点苍’‘罗浮’两派，结怨成深，你既是罗浮派掌门人冰心神尼的俗家师妹，怎会又与点苍派主要人物中的上官逸，两情相洽？”

曾子英愤然答道：“就因为上官逸与我，两意相投，而‘罗浮’‘点苍’两派又势如水火，才不辞万水千山，来这蔷薇坟前，献花诉愿。上官逸在金玉谷外，摘了三朵蔷薇鲜花，各持一朵，献在坟前，另一朵则由上官逸替我插在衣襟之上。”

蔷薇使者听得低声说道：“这段故事真够美丽，足令人荡气回肠。”

曾子英银牙微咬，举袖拭去自黑纱面罩之内，滚落的点点泪珠，恨声说道：“你说得不错，但美丽的背后是凄凉，荡气回肠的结果是不堪回首，上官逸插在我衣襟上的那朵蔷薇花，虽已萎残变色，我仍仔细珍藏，而我却被他用紫焰神砂，毁容到这般地步。”

说完，情思难禁，娇躯又是一阵剧烈颤抖，愤然拈起左掌中那朵已成紫黑色的蔷薇残花，一瓣一瓣地狠狠撕碎。

雷雨虽歇，山风犹劲，曾子英手中的蔷薇碎瓣，一丝一丝地随风飘扬，颊上则不断滚落泪珠，弄得她玄色长衫胸前，又是一片模糊的泪渍。

蔷薇使者也默默无声。蔷薇坟前，一刹那的凄凉沉寂。

曾子英抛去手中最后一片蔷薇碎瓣，目注蔷薇坟后的沉沉暗影，冷然问道：“蔷薇使者，我话已讲完，月缺难圆！花残莫续！己身既然铸恨，何必再贻害后人？这座蔷薇坟，究竟是由你来毁？还是由我来毁？”

蔷薇使者闻言，又复沉默片刻，缓缓说道：“你三年以前，来此诉愿，结果不但无灵，反而铸恨，则这蔷薇坟委实该毁。但你能不能把毁坟之举，再延缓三年？”

凌波玉女曾子英讶然问道：“你既认为应该毁坟，何必要延缓三年？”

蔷薇使者答道：“我想用三年时光，调查你与上官逸这段情孽纠缠的因果，倘若上官逸当年与你在蔷薇坟前诉愿之时，毫无别意，确系真情，中途负心，又无其他因素，则三年后此日，我们蔷薇三使者邀集武林八大门派掌门人，共毁此坟。否则，蔷薇三使者一向愿花常好，愿月常圆，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誓以此项愿力，为你与上官逸排除万难，务使缺月重圆，残花再好，并希望你们能在这蔷薇坟前，缔结良缘，将罗浮点苍两派的积怨深仇，也因此化成一团祥和之气。”

蔷薇使者的这一番话，委实充满悲天悯人的无边愿力，听得那位心比天高，命如纸薄，怀着满腔激愤悲哀，盛怒而

来的曾子英，心头魔障渐消、灵明渐朗，不由自主地跪在坟前，合掌膜拜不已。

蔷薇使者知道这是曾子英明心见性的表现，故而由她在坟前膜拜，只是微叹一声说道：“女孩儿家天性爱美，你容貌被点苍派独门暗器紫焰神砂所毁，可能连罗浮山都不敢回，怕见你的掌门师姐。”

曾子英被蔷薇使者道中胸怀，不由幽幽一叹，蔷薇使者复说道：“故我第一件事，便拟为你恢复容貌……”

曾子英缓缓自坟前站起，摇头苦笑道：“点苍派的紫焰神砂，向称点苍山步虚道观镇观四宝之一，中含七种奇毒，厉害绝伦。据商山隐叟赛韩康说我虽然得他妙药疗治，死里逃生，但左颊伤疤，除非用东海千年芝液，及大雪山朱红雪莲两种武林圣药，配合调敷，无法复原。这两种罕世灵药，一种生长在素与我师姐冰心神尼不大和谐的雪山派掌门人冰魄神君申屠玄所居的玄冰原中，另一种则在东海潜修向不与世人往还的一钵神僧卓锡的钓鳌礁上，却教我怎生……”

蔷薇使者听到此处，“哦”了一声，截断曾子英语音说道：“原来你受伤以后，曾经求治当世医道第一的赛韩康？他说得对，这两味灵药委实珍贵难求。但大雪山冰魄神君申屠玄，与我还有渊源；东海一钵神僧，也可以打打交道，我既发愿力，何辞东海西陲？你在今年的九九重阳，到商山天心坪的赛韩康居处，听我的好消息便是！”

曾子英喜心翻倒，兼之感激无穷地望坟再拜，然后回身举步，玄装飘飘，刹那之间，便隐入金玉谷内。

蔷薇坟后的蔷薇使者，见凌波玉女曾子英去后，微叹一声，渐自那沉沉暗影中，举步走出。

星光隐约，就在刚见坟后飘起一角灰袍，尚未看出这位愿花常好，愿月常圆，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蔷薇使者的面目形象之时，突听他“咦”了一声，身形又复退隐入那沉沉暗影之中，讶然自语说道：“怎么又有人来？今夜我这蔷薇使者的生意，倒是蛮好。”

果然，片刻之后，一条黑影自金玉谷中闪出，接连几纵，便到达蔷薇坟前，轻功身法，比刚刚离去的曾子英稍稍逊色，但也算得上乘路数，只不过火候微差而已。

来人竟是一个约十七八岁，猿臂蜂腰，剑眉星目，青衫飘拂的俊美少年。双手捧着一朵紫色蔷薇鲜花，恭恭敬敬地献在坟前，但并未拜倒，只是微一抱拳，便注目蔷薇坟前那方形如令箭，高仅尺许的小小墓碑，照着碑文，低声诵念道：“天会老？地会荒？花会残？月会缺？……”

低诵至此，坟后暗影中的蔷薇使者，便即发话说道：“少年人莫诵墓文，蔷薇坟自今夜开始，暂时封锁三年，在此期间，不赋蔷薇愿力！”

青衣少年闻声微惊，目光凝注坟后的暗影问道：“尊驾何人？”

蔷薇使者答道：“我是掌管蔷薇坟一切事务的蔷薇使者。”

青衣少年闻言，一声冷笑，继续低诵坟前的碑文道：“……海会枯？石会烂？至爱纯情不会磨灭！”

蔷薇使者见这青衣少年漠视自己所说，不由诧然问道：“我已告知你，这蔷薇坟在三年以内，暂停赋予蔷薇愿力，你还诵那碑文作甚？”

青衣少年冷冷反问蔷薇使者道：“这蔷薇坟暂时封锁之事，你可曾昭告武林？”

蔷薇使者想不到对方有此一问，只得应声答道：“不曾。”

青衣少年又问道：“你可曾在回头峰上，扪心壑口，金玉谷中，悬牌相示？”

蔷薇使者默然不答。青衣少年道：“你一未昭告，二未悬牌，则我不辞千里远来，自然有在蔷薇坟前恭献鲜花，低诵碑文的诉愿之权。并且除非你自认这座蔷薇坟虚幻无灵，否则便应该如同传说一般，赋予我蔷薇愿力。”

蔷薇使者居然被这神情高傲、语利如刀的青衣少年驳得几乎无言可答。微一沉吟，缓缓说道：“就算如此，你依然难获蔷薇愿力。因为你与蔷薇坟的规律，未尽符合。”

青衣少年讶然问道：“我已献过鲜花，诵过碑文……”

蔷薇使者接口说道：“到这蔷薇坟前的诉愿之人，一定要是互相至爱纯情，成双成对的武林儿女……”

青衣少年不等蔷薇使者说完，便仰首长空，发出一阵纵声狂笑。

蔷薇使者对这位少年人，简直有点头痛，沉声问道：“少年人，为何发笑？”

青衣少年两条剑眉往上一轩，目中闪射奇光，又反向蔷薇使者问道：“蔷薇使者，你到底讲不讲理？”

蔷薇使者如今已深知这位少年，强傲难缠。遂“哼”了一声说道：“你又找到我什么错处？”

青衣少年应声答道：“我若已有与情投意合，能够双双相伴千里长途的心上人儿，岂不早就誓海盟山，月圆花好？何必还眼巴巴的远上岷山，来到这蔷薇坟前诉愿？”

这几句话，听得那位蔷薇使者既觉无法相驳，又觉有趣地失笑问道：“听你这说法，大概已有了心上人儿，但只是你

爱人家，而人家却不爱你！”

青衣少年俊脸微红，摇头说道：“我确实很喜欢她，但却不知她喜欢不喜欢我，所以才跑到这蔷薇坟前祈求蔷薇愿力。”

蔷薇使者此刻对这青衣少年印象，已由强傲难缠逐渐转成颇觉对方天真有趣。逐笑声问道：“你们二人相处多久，她叫什么名字？是那一派中的弟子？”

青衣少年闻言，双颊竟红上加红地摇头答道：“我们只见过一面，既不知道她姓甚名谁，也不知道她是那一派中弟子。”

蔷薇使者听不禁连连苦笑，暗想今夜来这蔷薇坟的一男一女，所需为助之事，委实过分离奇，只怕非把自己这三名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蔷薇使者，累得心力交瘁不可。

但越是离奇，也越发引起这位蔷薇使者兴趣，遂继续向青衣少年问道：“你既不知她的姓名门派，总该把自己的姓名师承，告诉我吧！”

青衣少年接口说道：“我叫李志中，你最好只帮我忙，不要多问其他。因为我师承脾气太怪，不许我随便告诉人，反正我不是当今武当、峨嵋、少林、昆仑、祁连、雪山、点苍、罗浮等八大门派之中的任何一派弟子。”

蔷薇使者听了青衣少年李志中的回答以后，只得暗暗摇头，蹙眉苦笑道：“你这种无头无尾的忙，委实叫我太难帮！那位姑娘，在容貌身材，或是衣着兵刃方面，可有什么特殊之处？”

李志中想了想，点头笑道：“有，有，有，当日我在湖南九嶷山麓，远远瞥见她骑的是一匹青鬃马，身穿黑色披风，

所用兵刃，则因距离过远，未曾看清，但不是‘跨虎蓝’，便是‘吴钩剑’！”

蔷薇使者嗯了一声，略作寻思。李志中又道：“她那匹青鬃马，委实跑得太快，等我赶到近前，早已鸿飞冥冥，留在地上的，只是裂脑飞头，洞胸剖腹的祁连四鬼！”

这末后数语，听得蔷薇使者微觉一惊，接口问道：“她单人匹马，居然能杀却武功并不太弱、并各怀毒技在身的祁连四鬼？”

李志中俊脸之上，自然而然地现出一种佩服神色答道：“杀得不但容易，而且极妙极快！我在九嶷山腰，遥见她被那祁连四鬼拦路邀斗，但不等我把这区区百来丈路途赶到，祁连四鬼已名副其实！”

蔷薇使者听到此处暗想，自己既立意暂时封闭蔷薇坟，亲出岷山，查究客上官逸与曾子英的一段情孽，何妨也索性管管李志中这种一厢情愿的片面相思，以试试蔷薇愿力，是否无事不验？

主意既然打定，遂向李志中说道：“你这种心事，虽属可笑，但听来似出至诚。故而我破例赋与你三年之内不会再有的蔷薇愿力。”

李志中闻言，俊脸上现出一片喜色，蔷薇使者又道：“但莽莽江湖，茫茫人海，要寻得你口中所说的那位姑娘，并化消有关的百劫千难，维护你们地久天长，情投意合，委实并非易事。”

李志中点头说道：“我知道难，不难也不会千里迢迢地前来此地。”

蔷薇使者说道：“你这桩心愿的完成期限，定为三年，但

从今夜开始，你就要照我所说的行事。”

李志中点头答道：“我要你帮忙，自然听你指挥，但三年期满，假如愿力无灵，却莫要怪我以一粒乾天霹雳，把这座蔷薇坟夷成平地。”

蔷薇使者听李志中这样说法，不禁暗叹这座蔷薇坟大概真将劫数临头。逐低哼一声说道：“怪不得你说你不属当代武林八大门派中人，原来竟是北溟神婆皇甫翠的弟子。据我所知，皇甫翠的乾天霹雳又名死珠，虽然威力奇强，号称震山摧狱，但为数却仅三粒，你年轻气盛，身怀此物，万不能随意滥发，以致造成无边杀孽。”

说到这里，他突然扬声问道：“蔷薇愿力，若三年无灵，你使用乾天霹雳夷平蔷薇坟，但假如愿力有灵，又要怎么说？”

李志中剑眉双挑，正色答道：“你这句话，问得有理！假如愿力有灵，等你死后，我与那位姑娘，便继任蔷薇使者，誓尽所能，使花长好，使月长圆，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

这种答话，听得蔷薇使者高兴异常。蔷薇坟后的沉沉暗影中，发出一阵充满祥和意味的大笑。

笑毕，继续说道：“如今我要你去做两件事，一件事是持我一片蔷薇令，到东海钓鳌礁，拜谒一钵神僧，求他见赐两滴千年芝液。第二件事是趁着这一趟千里长途，顺便寻觅一位踪迹不定的天涯游侠慕无忧。因此人江湖阅历之丰，当世无二。寻得以后，他或许能指点出你在九嶷山所见的那位姑娘的来龙去脉。”

李志中含笑点头，蔷薇使者又在暗影之中向他抛物说

道：“这片蔷薇令，必须好好保存，不可遗失损坏。你求得千年芝液以后，不论是否寻获天涯酒侠慕无忧及那位姑娘的踪迹，均要在本年九九重阳，赶到商山天心坪当代神医赛韩康的居处，听我分派。”

李志中伸手把蔷薇使者抛来的蔷薇令接住一看，原来是片紫玉的蔷薇花瓣。知道蔷薇使者既然这样说，此物必极重要，遂仔仔细细地，揣在怀中，向蔷薇坟微一恭身施礼，回头展开轻功，驰往金玉谷内。

穿金玉谷，登扪心壑，越回头峰，这路所经景色均极清幽，李志中来时因正值疾雷猛作，暴雨如倾，胸头又有心事，以致无暇鉴赏。如今愿已求得，虽虚无缥缈，但颇足安心，雷雨亦停，自然情怀旷远，逸兴遄飞的，一面飘然举步，一面眺览这岷山夜景。

时令虽属初夏，但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飒飒凉风，依然吹得人满襟寒意。

李志中刚刚驰下回头峰，见眼前地势，左边是一排峭壁，右边是片小小森林，突然听得身后峭壁之间“刷刷刷”地低微三响。

北溟神婆皇甫翠，武功之高，性情之怪，在当代武林之中，极称难缠。连八大门派的掌门人，均曾告诫派中弟子，不许轻易与之结怨。故而李志中虽然仅得皇甫翠六七成传授，一身功力，已非小可，入耳便知这三声微响，颇似剑风，逐身形略闪，一式弱柳飘丝，横飞出八尺以外。

足尖刚点地，身后“夺夺”连声，李志中回头看时，一株古松的巨干之上，并排插着三柄长不逾尺的金色带翅小剑。

李志中年纪虽轻，对武林中主要门派的特殊兵刃暗器，却颇有所闻，一见之下，讶然自语说道：“点苍金翅剑，三柄连飞，来人莫非是点苍三剑中的第三剑上官逸？”

峭壁间一大盘藤蔓以后，凌空飞起一条黑影，用的是神龙渡海身法，天矫轻捷，纵向松林，并低声说道：“此处未离回头峰，仍属蔷薇禁地，不便惊扰，我且在这片松林以外，等你一会。”

李志中冷笑一声道：“堂堂点苍三剑居然也怕蔷薇使者？……”

话犹未了，对方人影早已隐入松林。

李志中因幼受北溟神婆皇甫翠的怪僻薰陶，性情自亦极为刚强高傲，提气飞身，跟踪猛扑，不顾凶危地随后也抢进松林之内。

这片松林，深约半里，李志中赶到林口，果见一位身材颇为英俊的黑衣蒙面之人，在微弱月光之下，肩插长剑傲然卓立。李志中一向傲不服人，但知点苍三剑，威震武林，极称难惹，遂也真气微凝，功聚双掌地一声轻嗽，缓步走出。

黑衣蒙面之人一见李志中如此年轻，似出意外，但又诧异对方那等高傲神情，淡笑一声，发话问道：“朋友不避雷雨，深入岷山，并自回头峰上走下，不知来意为何？是否到过蔷薇坟左右？”

李志中颇嫌对方神情托大，冷冷答道：“既上回头峰，怎会不拜蔷薇坟？既拜蔷薇坟，自然是为了祈求蔷薇愿力。你这些话，岂非多余？”

黑衣人被李志中顶撞得一时无语，李志中“咦”了一声，又道：“你这人怎的只会问人，不会答话？你适才以三柄带翅